

身份建構・傳教實踐・知識遷移

——郭實獵個體僑易路徑與全球性知識僑易

Identity Construction, Missionary Practice, Knowledge Transfer: Karl Gützlaff's Individual Path of Qiao-Yi and the Qiao-Yi of Global Knowledge

溫 馨

WEN Xin

作者簡介

溫馨，西安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副教授；西安外國語大學翻譯與跨文化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EN X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XISU.

Email: wenxin@xisu.edu.cn

Abstract

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 was a complex and noteworthy figure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Qiao-Yi theory, this paper expounds on Gützlaff's individual Qiao-Yi path and the Qiao-Yi of global knowledge, providing a possible case study paradigm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history of global knowledge. The author tries to present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Qiao-Yi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is comparison and dialogue. By looking into the account of Gützlaff's life, missionary career, and writing, it is clear that Gützlaff constructed multiple identities as a missionary, doctor, businessman, imperialist, and cultural medi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iao-Yi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knowledge, and thought, Gützlaff's "Kiao-Blend" on Christian culture, new Western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bjectively facilitated the transfer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 offering the individu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knowledge transfer,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reative knowledge Qiao-Yi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19th century.

Keywords: Gützlaff, individual Path of Qiao-Yi, Identity Construction, missionary localiz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Qiao-Yi of Global Knowledge

一、引言

普魯士籍新教傳教士郭實獵^①（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是19世紀上半葉歐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擴張及帝國主義對華關係中一位值得關注的人物。根據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提出的“鞍型期”（Saddle Period）概念，1750年至1850年的一百餘年間為歐洲歷史觀念和認知由舊入新、從前現代或近代進入現代的過渡時期，歐洲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概念在這一界線期（Schwellenzeit）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時代變化^②，現代（Moderne）觀念以及歐洲文明的優越性和擴張需求愈發突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交織塑造了這一階段歐洲人的觀念和行為以及他們對歷史經驗和未來期待的不確定性。郭實獵在華傳教正處於鞍型期末端與現代世界的過渡時段中，傳統與現代精神的交織和複雜性在他身上體現地尤為突出，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擴張精神的指引下尋求宗教與世俗間的平衡，不斷革新現有秩序，其狂熱而幼稚的宗教樂觀主義和極端想像力給人以自大傲慢的印象，引起了眾多反對和批評，在中外歷史中收穫的評價極為負面。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世紀德國思想界的多元中國觀及歷史轉向研究》（項目批准號21XJCZH003）階段性成果。[This essay is part of the “A Study on the View of Pluralistic China and Historical Turning in German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20th Century” fund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roject (Project No.: 21XJCZH003).]

^① Karl F. A. Gützlaff中文譯名也作郭士立、郭實獵、郭士利等，德國新教聯合會檔案館、英國伯明翰大學所藏郭實獵檔案以及郭氏撰《常活之道傳》序末印章中見其生前使用漢名為“郭實獵”，故本文用“郭實獵”為其中譯名。

^② 方維規：《概念史與歷史時間理論——以科塞雷克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4-131+161頁。[FANG Weigui,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Times: A Study Centered on Koselleck’s Contributi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6(2021): 114-131,161.]

中外學界近年較為重視在傳統歷史性評價之外對郭實獵的再發現，除個人傳記和傳教史^①之外，多集中於醫藥傳教、聖經翻譯、中國歷史與文化典籍譯介等跨學科考察^②；學術成果豐碩。僑易學理論能夠為郭實獵在華僑易路徑以及東西方知識層面的僑易研究打開新的學術視野，根據葉雋（1973-）先生的觀點，傳教士傳播型僑易現象可在僑易學“取象說易”研究路徑的基本框架中作為比較典型的研究對象，將“僑元四義和易元四義”化生而來的“僑易十六義”作為個案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徑，以歷史學為根基，融合宗教學、社會學、跨文化研究等多學科視角進行僑易學案例闡發。作為僑易個體，郭實獵在東西方之間進行“僑元四義”之第一義“僑移”，在“具有勢差

^①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Gleerup, 1946); Hartmut Walravens, *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 und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Zwei deutsche Chinakundige i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1); Thoralf Klein, Reinhard Zöllner hrsg.,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Sankt Augustin-Nettel: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5);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② 如張琳：《郭士立的醫藥傳教思想與實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第16-19頁。[ZHANG Lin, "The medical missionary of Gutzlaff,"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2005): 16-19.]; 李海軍、範武邱：《郭實獵對〈紅樓夢〉的誤讀——論〈紅樓夢〉在英語世界的首次譯介》，《山東外語教學》，2013年第3期，第100-103頁。[LI Haijun, FAN Wuqiu,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s Misreading of Honglouloumeng,"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no. 3(2013): 100-103.]; 莊欽永：《有關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的若干考證》，《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第五輯）》，2017年第2期，第17-38頁。[David K. Y. Chng, "Few Notes on Karl F. A. Gutzlaff's Universal Geography," *Journal of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no. 2(2017): 17-38.]; 胡凱、張翰軼：《試析郭士立在華傳教活動中的身份建構與身份衝突》，《德國研究》，2017年第2期，第97-128頁。[HU Kai, ZHANG Hanyi, "Eine Analyse der Identitätskonstruktion und -konflikte von Karl. F. Gützlaff während seiner Missionstätigkeiten in China," *Deutschland-Studien*, no. 2(2017): 97-128.]; Winfried Scharlauhrsg., *Gützlaffs Bericht über drei Reisen in den Seeprovinzen Chinas 1831-1833* (Hamburg: Abera Verlag Meyer & Co. KG, 2000)。相關成果豐富，此處暫不一一列舉。

之間的異質文化體之間進行地理位置變化”^①，從而具備實現個體認知升質的“僑升”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生發的東西文化交融勾系之“僑系”二義的客觀前提^②。郭實獵行與思之間的僑易關係和個體僑易路徑、其基督教精神質性創生與作為抽象精神產品的東西方知識遷移及知識僑易的互動關係即為本文探究的核心問題。結合“僑易十六義”方法，本文關注郭實獵在個人身份建構以及中西關係史中的多重歷史定位，分析由“移變”而來的傳教本土化理念之變和精神僑升路徑，考察作為文化中介者的郭實獵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促成的基督教文化傳播、東西方知識遷移、全球性知識僑易及其知識史意義，嘗試在互動、糾纏的歷史視角下探析郭實獵的個體以及知識的多元僑易路徑以及僑易互證。

二、地域僑移：多重身份建構與認同

郭實獵的一生貫穿着複雜的僑易過程，其中包含東西方間的相對地理位移、西學與中學的矛盾與交互、基督教與新教的本質差異、傳教與貿易的不同對外擴張模式等多重二元結構，郭實獵本人則是具備變動性的僑易主體第三維，藉助此二元三維的思維方式能夠清晰勾勒地理僑移在個人成長、身份建構、傳教事業及精神認知提升中所發揮的基礎作用，通過“觀僑取象”發現僑易原理。

郭實獵1803年生於波美拉尼亞的一個路德新教家庭，自小深受虔信主義影響。1820年，他為來訪什切青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朗誦一首自創愛國詩

^① 葉雋：《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1頁。[YE Jun, *Bian chuang yu jian chang: qiao yi xue de guan n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31.]

^② 葉雋：《構序與取象——僑易學的方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43-48頁。[YE Jun, *Gou xu yu qu xiang: qiao yi xue de fang fa*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1), 43-48.]

(Huldigungsgedicht)，歌頌德意志人的忠誠勇敢和普魯士國王的公正，期待每個人都能夠得到上帝的祝福，“願對上帝的敬畏和對真正美德的熱愛指導人們的一切行為”^①，令威廉三世印象深刻，為他提供了柏林約翰·耶尼克傳教士學校（Die Missionsschule von Johannes Jänicke）的獎學金。從家鄉到柏林的地理位移成為郭實獵人生中第一次地域僑易，他在耶尼克教會學校學習聖經基礎、教義學、拉丁文等課程，熟悉虔誠主義和復興運動思想等新教傳教運動的思想基礎，於1821年正式受洗為新教徒，實現了從普通少年到新教傳教士的身份僑變。

1823年郭實獵中斷了柏林大學的神學課程，轉往荷蘭鹿特丹傳教學院進修馬來語及荷屬東印度地區的社會史和傳教史，1826年被荷蘭傳教會派遣至荷屬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從歐洲到東南亞的地域僑易進一步拉近了郭實獵與中國的距離。因與荷蘭傳教會無意發展在華傳教事業的規劃存在理念分歧，郭實獵在世界主義精神鼓舞之下於1829年脫離教團成為獨立傳教士，1831年夏搭乘英國商船北上中國沿海航行並進入澳門、香港等地傳教，實現了從東南亞到中國的重要地理僑移。

在19世紀30年代西力東漸及歐洲對外擴張逐漸加強的歷史背景下，郭實獵根據中國客觀社會情境和傳教的多樣性需求僑易並構建了多元的自我身份角色，實踐了傳教士、醫生、翻譯、商人、英帝國主義推手、文化中介者等多重在華身份。以傳播福音為畢生最高使命的郭實獵將獨立傳教士作為自身最根本的身份認同，在宣教同時積極踐行醫療傳教，1831年第一次中國沿海航行結束返回澳門後，郭實獵總結此行受到當地人歡迎的原因之一即在於自己的醫生身份，現存德國新教聯合會檔案館的駐外傳教士目錄中也將醫生作為郭實獵的職業分

^① Thoralf Klein, Reinhard Zöllner, Hrsg.,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Sankt Augustin-Nettetal: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5), 229-231.

類標記^①。

郭實獵與商業貿易的淵源最早可追溯至柏林求學時期接受的加爾文主義和福音教派，這些重視經濟與上帝關係的思想在19世紀早期來華商人和傳教士群體中得以充分體現。1831年郭實獵以翻譯身份協助英國鴉片商船在中國沿海的探查活動，作為支持自己獨立傳教工作的重要資金來源。除參與鴉片買賣之外，他還非常重視中德貿易關係，1850年在柏林證券交易所發表了題為“關於東亞貿易狀況”的演講^②，試圖引起柏林商人擴大對華貿易的興趣，並向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提議派遣一艘軍艦到中國執行商業任務。

郭實獵熱衷參與英國對華事務，在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港澳等地的地理位移、傳教需求、社會狀況發展等因素加速了他除傳教和貿易之外更具爭議的身份建構及自我認同。郭實獵於1834年任英國駐香港商務總監中文秘書，負責處理華人與清廷接觸事宜；鴉片戰爭前後以豐富對華經驗協助英軍進行翻譯、行政事務及間諜探查等活動，客觀上促成了英帝國主義對華擴張推手的政治身份。郭實獵預言性地認為鴉片戰爭標誌着世界歷史的新時代，支持發動鴉片戰爭的英方強硬派並將這場戰鬥描述為中國皇帝強加給英國人的不得已的結果。郭實獵在寫給普魯士同胞的信中表明，儘管基督徒與戰爭無關，但基督徒的責任在於幫助中國敞開通往福音的大門，因此他也積極參與能夠打開中國大門的鴉片戰爭。

1842年中國戰敗後郭實獵再次活躍於中英事件中心，受聘為《南京條約》談判的英方翻譯，他認為1842年8月27日標誌着“外國人或前野蠻人的權利在中國得到正式承認，願萬能的主賜予這份新協議持

^① Archiv der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Barmen, Personalunterlagen zu Karl Gützlaff, Signatur 2.222.

^② Carl Gützlaff, *Über die Handelsverhältnisse im östlichen Asien*. Vortrag gehalten zu Berlin am 9. October 1850 im Börsen-Saale (Berlin, 1850).

久性和力量！”^① 郭實獵關於鴉片戰爭和南京和會的報道受到歐洲社會的極大關注，並引發了歐洲人對中華帝國開放的誇大性預期，德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1-1846）甚至認為南京條約的簽訂至少就直接後果而言也許比發現美洲新大陸更為重要^②。鴉片戰爭之後郭實獵長居香港，1843年起任香港總督的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和首任華文翻譯官，成為英國在華殖民擴張實際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19世紀來華的歐洲傳教士、佈道者和征服者通常來自同一個文化圈，他們對國家、基督教、歐洲的地位以及自我使命等想法非常接近，在文明化使命（Zivilisierungsmission）的普遍責任感推動下，傳教士熱衷於向他者傳播基督教的信仰和標準，而任何形式的文明佈道中都潛伏着文明帝國主義（civilizational imperialism）^③，這種歐洲對外擴張時代的基督教精神和特徵在郭實獵身上體現地尤為複雜和突出。中國人眼中的郭實獵是站在英國炮艇上向中國人分發聖經，或乘坐鴉片走私船傳播福音和進行鴉片貿易的傳教士，佐證了中國百年屈辱期間傳教士與帝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密切關係，郭實獵集傳教士、英國政府公務人員等複雜身份於一身的狀況更加強化了中國人認為傳教士是帝國主義在華擴張前驅和幫凶的觀念，除上文論及的多重身份之外，郭實獵也翻譯中譯本《聖經》並出版月刊雜誌以及其他多種有關宣教的漢文書籍，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傳統文化，成為東西方文化客觀上的中介者和傳播者。從根本上來看，郭實獵建構的傳教士、醫生、翻譯、商人、英帝國主義推手、文化中介者等多重社會及文化身

^① Karl Gützlaff, *Gaihan's (Karl Gützlaff's) Chinesi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ß des Jahres 1846* (Kassel: herausgegeben von dem Vorstande der Chinesischen Stiftung, 1850), 19.

^② V. F. Lenz, E. Wskemann, Hrsg.,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 Reden, Briefe* (Berlin: Verlag Reimar Hobbing, 1931), 242.

^③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10), 1173-1188.

份皆以傳播基督教作為最終目標，在崇高宗教精神的引領之下他樂於接受並認同多次地域僑移中形成的多重身份角色，期望通過多方面努力使中國福音化。

三、精神僑升：傳教的本土化實踐

19世紀基督徒統治的非基督徒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個世紀都多，儘管高舉文明佈道的帝國主義在自我辯護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很容易被轉述為宗教使命，但歐洲從未在任何一個殖民地國家推行強制皈依基督教的激進政策。傳教士在亞洲第二大傳教區中國的事業於1807年重啟，主要以廣東、香港和澳門為根據地進行極其有限和危險的傳教活動。郭實獵在地域及多元身份僑易的基礎上不斷探索新教在華傳播策略和僑易路徑，在“僑易十六義”之“移變”“僑升”概念層面上創新基督教文化及傳教精神的中國本土化^①。早在1828年，郭實獵便搭乘中國帆船至曼谷並入籍當地福建同安郭氏宗祠，取“郭實獵”“愛漢者”等漢名，奉行以中國為中心的宣教策略和對中國文化的實際同化趨向，提議歐洲傳教士應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儘量貼近中國人習慣，有意識地選擇與耶穌會士類似的適應和融合政策，成為其精神質變的第一步。

郭實獵於19世紀30/40年代創作了許多關注基督教基本教義和實踐的中文宗教宣講資料，本質上是對聖經內容的匯編和中國本土化注解，力求促進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融與合和創生。例如《盡理正道傳》（The true Religion）中五位山東登州知識分子闡述基督教原理的對話，《常活之道傳》（The Doctrine of Eternal Life）的中國高官主人公在死前皈依基督教的故事，《轉禍為福之法》（The Way from Misery to Happiness）兩位中國基督徒與非基督徒討論基督教救贖原理的對話，以“善德者”為名傳達生命、死亡、基督賜予的永生

^① 葉尚：《構序與取象——僑易學的方法》，第49頁。

及重生等宗教理念。在三次中國沿海航行中，他迫不及待地與中國人接觸並分發宣教小冊子，過分強調流於表面的福音以及宣教書籍傳播所帶來的巨大作用^①，但這種方法實則是膚淺和缺少根據的，因為大多數中國農村人口是文盲且對基督教毫無興趣。與大多數新教傳教士一樣，郭實獵重視醫療傳教和教育辦學，他與第二任夫人在澳門經營一所學校和盲人之家，類似這種傳教士自籌資金建立的學校在地方能夠受到歡迎，較有利於傳教活動的開展。

在經歷中國多次地域僑易和多重身份僑易的過程中，“物質位移、精神漫遊造成了個體思想觀念形成與創生”，郭實獵對傳教與世俗之間的複雜和矛盾產生了更為深切的認識，在思考創新宣教策略的過程中發生了精神層面的傳教僑易質變。由於《南京條約》未完全開放歐洲傳教士到內地傳教，若實現郭實獵將所有中國人變為基督徒的願景，則需發動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本土華籍基督徒作為福傳主力軍，招募和培養中國本土傳教士成為郭實獵下一階段傳教的新策略。1844年郭實獵在香港成立“福漢會”（Der Chinesische Verein），意為希望所有中國人和漢人“信道得福”，並有意選取含有希伯來語的“Sinim”^②一詞的《以賽亞書》第49章第12、13節作為協會口號^③，借索隱派的方式為基督教與中國密切的歷史和現實關聯尋求典籍和文獻佐證，試圖儘可能減少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文化和社會差異。福漢會的偉大願望是在救贖主的指導下，通過在鄰里宣講十字架的道將福音傳播至國家的每一個角落，為中國同胞提供基督教文學以及科學上的幫助。福漢會出於這一信念出版了許多宣教小書和小冊子，為之後某些成員與印刷商聯手倒賣聖經印刷物的交易醜聞埋下伏筆。福漢會在1844至1851年間快速發展，傳教及參會

^① Vgl.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Gleerup, 1946), 83ff.

^② Sinim在英王欽定本中意為色尼姆地，即埃及阿斯旺地區。

^③ Vgl. Thoralf Klein, Reinhard Zöllner hrsg.,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336ff. 和合本為：看哪！這些人從遠方來；這些人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人從秦國來（注：“秦”原音作“希尼Sinim”）。諸天哪，應當歡呼！大地啊，應當快樂！眾山哪，應當發聲歌唱！因為耶和華已經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憐恤他困苦之民。

人員逐年增多^①，但郭實獵本人因受英國駐港殖民政府官員世俗職務的時間與精力之限，無法對參會華人嚴加篩選和管控，導致不少道德行為低下、吸食鴉片為癮的中國流民混迹會內，隨即引發惡劣社會影響以及其他歐洲傳教士和傳道團體的不滿及質疑。

郭實獵在福漢會成立後非常重視來自歐洲社會和傳道團的經濟資助，商業化的規劃和運籌是香港傳教工作的重點之一。為了向歐洲傳教團體尋求更多的人力和資金支持並證明福漢會存在的意義，郭實獵於1849至1850年間在歐洲各大城市進行演講，宣傳福漢會的傳教成果，設法吸引家鄉捐贈者的興趣和熱情，並讓他們相信經濟付出能夠得到高尚的宗教精神回報。19世紀大部分獨立的新教團體非常重視保持自身與國家、教會組織之間的距離，主要依靠家鄉資助者的捐款維繫傳教運轉，募捐由此被傳教士發展成一門高超的藝術，郭實獵具備在公共場合有效展示自我並推銷傳教項目的高超社交能力，將傳教與世俗的企業家精神結合地更為緊密。

郭實獵蒞滬二十五年之後返歐的巡遊獲得巨大成功，長期在華傳教的他被歐洲人視作中國的使徒、著名的傳教士、翻譯家、作家，獲得各國政治界、宗教界和學術界等重要人士的熱烈歡迎和接待，社會影響力已遠超傳教圈，為當時的歐洲知識界、思想界和學術界帶去了東方世界的新知識。郭實獵於1850年5月獲頒故鄉皮里茨的榮譽市民稱號，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的親自接見；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參加了郭實獵在倫敦舉行的演講活動並閱讀了他的大量著作，這成為馬克思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為《倫敦時報》和《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關於中國文章的重要來源^②。郭實

^① Vgl. Scott Shao Chi Pan, *Gützlaff, Karl (Charles 1803-1851), Thesis of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Minnesota: Minneapolis, 1968), 51-58. 據統計，自“福漢會”1844年創立後到1851年共8年間，共有會員2871人，傳道士130人。

^② Dona Torr, ed., *Marx on China, 1853-1860: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1), xvii.

獵引人注目的歐洲之行也成為19世紀東西方知識傳播與流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在全球性知識僑易領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郭實獵尚在歐洲旅行之時，諸多針對福漢會的嚴苛指控已傳遍各國傳道會，為了維護費盡艱辛建立的福漢會，郭實獵不得不於1850年9月再次趕赴倫敦向各界教團解釋辯駁，旅途勞頓以及來自福漢會內部同仁的批評和背叛使他身心俱疲，1851年8月9日在香港病逝，福漢會與郭實獵在華傳教的本土化實踐也由此終止。作為極具語言天賦、熱情、樂觀的傳教士，郭實獵初到中國時便開始着手制定在這個龐大帝國的福傳計畫，與其他同時代福音派的傳教原則不同，他的適應策略更傾向於數百年前耶穌會的在華傳教過程。在深入中國傳播福音的過程中，郭實獵不惜為英國走私船擔任翻譯，藉助不聖潔的貿易將耶穌的名字告知所有中國人。郭實獵在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上如此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在於他熱衷於在傳教、政治、金錢、商業或其他世俗工作之間建立密切聯繫，宗教與世俗之間的複雜和矛盾使那些關於傳教創新的嘗試變得更具冒險性，郭實獵始終沒有放棄對新的傳教路徑的思考和追尋，直至倡導華人傳教的福漢會在香港誕生。作為傳教生涯後期僑易精神質變的物質載體，福漢會的建立及活動為基督教在華傳播開創了新的本土化模式和路徑，儘管在經濟和人員等問題上遭受了許多非議與譴責，但1853年於柏林召開的第二次新教宣教協會總宣教大會依然選擇承認郭實獵使用當地國家人力的傳教策略是唯一正確的福傳方法^①，在一定意義上證明了郭實獵傳教本土化僑易路徑的現實價值和歷史意義。

四、知識僑易：東西方知識的遷移及環流

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地理距離進一步縮短，全球性的文化交往和知識性交通愈發頻繁。世界觀、宗教信仰、

^① Günter Bezenberger, *Mission in China* (Kassel: Verlag Evangelischer Presseverb. Kurhessen-Waldeck, 1979), 134.

哲學教義等精神產品術語經常出現於對全球範圍內的知識以及歐洲與歐洲以外知識體系關係的討論中，全球貿易活動、政治發展和移民傳播等不太自覺的文明交往形式也成為人類知識遷移和互動的新的承載形式，全球知識生產、知識的地域遷移和科學史問題日益成為近年來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的焦點。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常強調比較方法在跨文化中的重要性，而知識或文化遷移的概念與比較方法相較似乎具有戰略優勢，因為遷移力求捕捉跨文化進程的動態和發展。早期關於知識遷移的理解主要局限於科學領域的遷移，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視域下多被理解為近現代歐洲自然科學向“非科學文化”地域的輸出，然而自近代早期歐洲旅行者的東方旅行、耶穌會教團在華傳播幾何學、物理學等基本知識、為歐洲介紹中國及其全球傳教網絡建立的伊始，東西方的知識遷移實際上成為了一種存在於科學、宗教和文化之間的多重認同和知識轉移、環流的互動過程。

宗教是近代以來除科學之外最大規模的西方知識傳播網絡的偉大締造者，並不絕對依賴於某個國家結構或官方教會組織。隨着19世紀東西方跨文化感知和交流的增加，基督教的中國傳播在不平衡的相互關係中不斷加強，為了創造更有利於基督教在華傳播的社會環境，傳教士必須竭盡全力從中國獲取大量知識，通過作為知識承載者和傳播者的傳教士個體在東西方之間的客觀物質位移和精神僑易而促成全球知識的流動，形成一個知識僑易和文化遷移的典型範例，特殊的宗教和文化的知識繁榮歷史從19世紀初起體現地尤為明顯。

自路德宗教改革以來，將聖經翻譯成傳教區的母語佔據宣教工作的優先地位，為傳教區讀者提供聖經譯本成為許多傳教士的首要任務。伴隨新興媒體和印刷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聖經翻譯可被視為19世紀最偉大的基督教跨文化傳播成果，大量廉價的宗教宣傳冊、傳單和聖經選集成為大眾讀者獲得宗教印刷讀物的重要途徑，作為媒介不斷推動民間傳教發展。19世紀初中國教區最為著名的聖經譯本為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1823年所譯，在他去世之前，郭實獵等人曾向英

國聖經會致函請求對該聖經譯本進行大規模修訂^①。郭實獵在“中國化”翻譯原則基礎之上修訂而成的《新約全書》於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更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是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聖經譯本之一。郭實獵在1849/1850年歐洲旅行時獲得英國聖經公會在事實上極不情願的資金支持，其聖經譯本的較大規模印刷和快速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19世紀中期基督新教的在華傳播以及中國社會、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1847年，太平天國起義創始人洪秀全（1813-1864）在香港接觸到郭實獵的聖經譯本，後作為太平天國1853年聖經刊印本的基礎，這一史實得到多名曾翻譯聖經、親身去往太平天國以及親眼目睹太平天國刊印本聖經的傳教士共同認同。儘管不能確定任何特定的聖經譯本對太平天國宗教及反叛等意識形態有何影響，但作為太平天國聖經底本的郭實獵譯本在中西宗教交流史、社會史、知識史等領域依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郭實獵在1836年發表於《中國叢報》的一篇文章^②中認為，新版本的聖經應在最大程度上適於中國人的接受，聖經翻譯的忠實性和可理解性這兩種極端之間存在着譯者這個黃金媒介，傳教士必須熟悉聖經原文並親身體驗神在心中的力量，同時具備透徹的中文語言學和批判性知識。聖經在可譯性方面完全能夠被塑造為最真實和最地道的中文，曾經那些認為將聖經翻譯成中文的觀點完全出自於對這種語言的無知：漢語如此豐富，以至於聖經中只有很少的句子找不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幾乎所有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都能夠在中國著作中找到對應物；漢語的單詞和短語如此之多，以至於可以為幾乎無窮無盡的各種思想和情感提供動力表達。聖經學術術語的中文翻譯耗時較長且需要

^① 趙曉陽：《深文言聖經譯本的過渡與探索：麥都思譯本和郭士立譯本》，《蘭州學刊》，2020年第12期，第17-24頁。[ZHAO Xiaoyang, "The Transition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High Wenli: Medhurst's Version and Gutzlaff's Version," *Lanzhou Xue Kan*, no. 12(2020): 17-24.]

^② Charles Gutzlaff,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4:9(1836): 394-398.

多人的若干次擴展性討論，對上帝、聖靈、靈魂和洗禮等關鍵術語的翻譯存在歷史性的矛盾和分歧，例如God一詞的中文翻譯自耶穌會士入華起便成為聖經翻譯的核心詞匯問題。許多傳教士都認為早期舊約術語翻譯中所使用的“神”完全不適於用來表達God的含義，郭實獵在約翰福音1:1中有“道者即上帝也”（Logos was God）和“上帝乃其道也”（God is Logos）之譯，用“上帝”翻譯God，並將古希臘語的Logos翻譯為“道”。^①從宗教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道是中國思想中最適於出現在外國宗教體系中的對應性概念，穆斯林、猶太教、景教和天主教經典中的道可被用作對“正確的道路”或“通往上帝的道路”的解釋，在佛教中道被用作表示“啟蒙”（bodhi）或“教導”（dharma），而在新教中則用以指代上帝的化身。郭實獵在聖經翻譯過程中還對許多術語進行了修訂和改良，例如在約翰福音1:14中用“肉身”這一佛教詞匯替換單音節的詞“肉”，和合本意為“人身”或“人體”，用“恩典”作為“xípis”（憐憫）的譯文等。郭實獵強調中文的雙音節詞、助詞、代詞等用詞搭配的重要性，通過引入性解釋的方式為中國讀者闡明聖經中的隱喻內容，傳遞和塑造了具有郭實獵自身特點的語義、詞匯、概念及概念史意義上聖經詞匯知識系統的新形式和新內涵，在客觀上實現了基督教文化及聖經自西徂東的知識遷移及僑易。

除了從事聖經翻譯和各種宗教宣傳小冊子的編撰之外，郭實獵還著有大量涵蓋中西歷史、地理、文學、語言及世俗文化等廣泛內容的書刊和文章，對東、南亞及歐洲的語言、思想知識體系的全面貫通幫助他更為深入地認識理解東西方知識和文化的差異與共通，更好地承擔東西文化中介者和傳播者的角色任務。郭實獵非宗教性的中文著作主要包括《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萬國地理全圖集》《貿易通志》等，1833年創辦於廣州的中國境內第一份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

^① Thoralf Klein, Reinhard Zöllner, Hrsg.,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166-168.

記傳》旨在通過介紹西方的文明、科學、藝術和知識原則抵消中國人固有的崇高自負和排外的觀念，試圖在尊重儒家思想的前提下協調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促使中國人虛心汲取西學新知及促進西學東漸。淡化宗教色彩、內容豐富多樣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可稱作是一本百科全書，刊載的文字內容涵蓋世界自然地理（日食、月食、北極星圖）、世界歷史及國別史（希臘、猶太國、葡萄牙、俄羅斯等）、西方歷史人物（拿破侖、華盛頓等）、西方文學（荷馬及伊索寓言）、科學實用知識、技藝、商品貿易等新知識新領域，成為19世紀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向晚清中國傳播和遷移的前沿。

另一部具有知識影響力的中文著作《萬國地理全集》主要由最初刊載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地理類文章組成，起源於郭實獵與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於1837年提出的一份在華傳播西方實用知識的書籍撰寫計畫，希望借一系列宣傳西方史地新知的書籍開拓中國人視野，為晚清中國人了解和認識世界提供豐富域外地理和文化資源。魏源（1794-1851）、徐繼畲（1795-1873）等人將從《萬國地理全集》中獲得的新知識融入自身思想體系，對近代中國高級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尋求“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近代化發展觀形成了深遠影響。從概念史和語言學的視角來看，《萬國地理全集》為近代漢語發展變遷提供了關於西方政治、地理、生活等方面的漢語新詞，加速了近代中國融入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以及中西知識和概念的流動。

知識或文化遷移研究的主題是知識及文化元素從源文化到目標文化的地域遷移，“知識僑易既包括在不同的有質性差異的文化體之間的移動，也包括在不同的門類學科之間的移動”^①，而知識遷移及僑

^① 葉尚：《科學系統與知識僑易——回應杜心源、李川、劉龍君》，載《社會科學論壇》，2022年第2期，第132-139頁。[YE Jun, “Scientific System and Knowledge of Qiaoyi: Response to Du Xinyuan, Li Chuan, Liu Longjun,”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no. 2(2022): 132-139.]

易的發生以行為主體的活動為前提，作為跨文化的中介者和知識的傳播者，傳教士對東西文化的互動發揮着個體調解的作用。在東方世界及中國被“開放”和“現代化”過程中，傳教士作為“邊緣人”生活在以東西文明差異為標誌的跨文化交匯的空間中，試圖跨越身份界限以融入傳教區文化並完成宗教使命，他們對西方宗教觀、價值觀和行為規範的堅持對於自己的精神生存來說極為必要，同時，他們對當地知識和文化的理解及認同對傳教服務工作的推進也非常必要^①，由傳教士“移交”形成的雙向知識僑易路徑在實踐中促進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知識互動。

自1583年利瑪竇來華之後，傳教士一直是西方知識流入中國的主要渠道，同樣也成為了西方了解中國的主要知識來源和信息傳播者。在推動基督教文化、聖經文化以及西方世俗知識向中國遷移的同時，作為文化中介者的郭實獵以中國歷史文化知識為出發點積極促進東學西傳，英文版的《中國歷史綱要》（*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開放的中國》（*China Opened*）以及《道光皇帝傳》（*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等著作以充滿中國關切的筆調為歐洲人呈現錯綜複雜的中國歷史。基於一項對中國文學經典、歷史傳記、詩歌作品的閱讀計畫，郭實獵還以英文為《中國叢報》撰寫了十幾篇譯介中國古典文化的文章，成為《紅樓夢》《三國志》《聊齋志異》《詩經》《大清會典》等中國經典域外傳播的先行者，儘管郭實獵對中國文化存在許多誤讀和不解，但依然通過一個個微小的文字片段推動着19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以及中國知識文化的早期歐洲傳播，促進了中西之間的知識文化遷移及環流互動體系構建。從知識史和思想史的僑易視角來看，郭實獵在承載傳教功能的同時成為客觀上雙重文化交易的使者^②和重要的知識傳播媒介，通過個體多元僑易路

^① Fred E. Schrader, "Kulturtransfer zwischen sich überschneidenden Zivilisationen: Europa und Ostasien," *Comparativ*, Heft 4 (1999): 101-106.

^② 葉尚：《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第31頁。

徑進行的基督教中國文學創作、聖經翻譯、引介西方科學新知以及中國文化域外傳播對自西徂東和自東向西的異質文化相交、全球性知識流動及遷移具有“移交”的僑易學意義，此知識及文化僑易成為構建全球史視野下世界知識體系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五、結語

在承載多層次歷史經驗和變遷的“糾纏的歷史”（entangled history）中，個體發展與社會歷史互相交織和影響，郭實獵的在華個體活動可成為理解近代全球文明互動和中西關係變遷的一個視角，他在特定地域和環境中發生的個體僑易對審視歷史以及其中的知識遷移來說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通過上述對郭實獵生活史、傳教史及著述史的梳理可知，郭實獵將新教開拓冒險精神與19世紀東西方政治、貿易、教育、知識和文化調解相融合，在地域僑移的物質變化中實踐着傳教士、帝國主義者及文化中介者等多重身份建構和認同，以此為基礎探索精神質變層面的傳教本土化僑升，以領先於時代的開放願景和多元僑易路徑尋求東西方的宗教理解及文化和解，客觀上促進了中歐文化之間交流與融合的僑系發生。東西方文化本質上乃是自成體系的二元對峙結構，此二元系統的存在為東西方知識體系的互動、互補及交融提供了合理性，“將來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兩種文化優點而加之以新創造的”^①，這也是郭實獵一生中希望實現的東西方文化互融未來。

從翻譯史、知識史和思想史的僑易視角來看，郭實獵在個體僑易的過程中對基督教文化、西學新知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的譯介和研究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知識的遷移和環流，為全球知識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知識傳播、互動及創造性知識僑易的個體及歷史經驗。以跨

^① 葉尚：《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第47頁。

文化活動為媒介的知識和文化轉移過程至今仍然存在於人類文化世界中，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知識文化框架並進一步演變為無處不在的全球化現象，人、物、知識和技術在遷移過程中不斷適應環境並發生僑易，知識和文化僑易因此並不是一條單行道。探討郭實獵個體僑易路徑以及全球性知識僑易的發生和意義，能夠為近代傳教士與世界知識史的互動關係研究提供一種客觀、多元的學術視野以及個案研究範式的可能，在這種比較和對話中呈現多層次的僑易分析以及僑易學理論意義。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 1901-1976）強調“在兩個對立極端概念之間擺動的思想”意為應努力在科學真理和宗教真理之間“重新找到正確的平衡”^①，這種平衡性思維是作為僑易根本指導方針的“二元三維”思維模式之根本所在，亦是本文對郭實獵的個體僑易與知識僑易、宗教真理與科學真理的互動及平衡關係研究之初衷所在。

^① 葉尚：《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第277頁。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ezenberger, Günter. *Mission in China*. Kassel: Verlag Evangelischer Presseverb. Kurhessen-Waldeck, 1979.
- Gützlaff, Carl.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Repository*, 4:9(1836): 394-398.
- . *Über die Handelsverhältnisse im östlichen Asien*. Vortrag gehalten zu Berlin am 9. October 1850 im Börsen-Saale. Berlin, 1850.
- . *Gaihan's (Karl Gützlaff's) Chinesische Berichte, von der Mitte des Jahres 1841 bis zum Schluß des Jahres 1846*. Kassel, 1850.
- Klein, Thoralf, and Reinhard Zöllner (Hrsg.).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und das Christentum in Ostasien. Ein Missionar zwischen den Kulturen*. Sankt Augustin-Nettetal: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5.
- Lenz, V. F., and E. Wiskemann (Hrsg.).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 Reden, Briefe*. Berlin: Verlag Reimar Hobbing, 1931.
- Osterhammel, Jürgen.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 H. Beck, 2010.
- Pan, Scott Shao Chi. *Gützlaff, Karl (Charles 1803-1851), Thesis of the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Minnesota: Minneapolis, 1968.
- Scharlau, Winfried (Hrsg.). *Gützlaffs Bericht über drei Reisen in den Seeprovinzen Chinas 1831-1833*. Hamburg: Abera Verlag, 1997.
- Schlyter, Herman.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Lund: Gleerup, 1946.
- Schrader, Fred E. "Kulturtransfer zwischen sich überschneidenden Zivilisationen: Europa und Ostasien." *Comparativ*, Heft 4 (1999): 101-106.
- Torr, Dona, ed. *Marx on China, 1853-1860: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1.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方維規：《概念史與歷史時間理論——以科塞雷克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4-131+161頁。[FANG Weigui.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Times: A Study Centered on Koselleck's Contributi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6(2021): 114-131+161.]
- 葉雋：《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YE Jun. *Bian chuang yu jian chang: qiao yi xue de guan n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葉雋：《構序與取象——儒易學的方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

[YE Jun. *Gou xu yu qu xiang: qiao yi xue de fang fa*.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1.]

葉雋：《科學系統與知識儒易——回應杜心源、李川、劉龍君》，《社會科學論壇》，2022年第2期，第132-139頁。[YE Jun. "Scientific System and Knowledge of Qiaoyi - Response to Du Xinyuan, Li Chuan, Liu Longjun."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no. 2(2022): 132-139.]

趙曉陽：《深文言聖經譯本的過渡與探索：麥都思譯本和郭士立譯本》，《蘭州學刊》，2020年第12期，第17-24頁。[ZHAO Xiaoyang. "The Transition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in High Wenli: Medhurst's Version and Gutzlaff's Version." *Lanzhou Xue Kan*, no. 12(2020): 17-24.]